中華郵政認爲新聞紙類

成都新聞

貳拾貳年玖月拾叁日 (星期叁)

第一一五一號

社址 東御街貳壹貳號

每份售錢貳百文

每日出版一小張

明新印刷社代印

本報價目 一月叁角 半年一元柒角 全年叁元貳角 外縣每月加寄費一角

興華電器公司 經售電器材料 成都首創一家 價廉誠信 素孚惠顧 試用便知 優良營業 地址商業後場

交通公司 經售電氣材料各牌串鈴制鐘 五金各貨俱全 總公司設春熙路 分售處少城公園對門

戰嘅河及小舞台戲詞單行本發售預約啟事

本報現選擇小舞台劇詞二十種，並將戰嘅河加入，大加修改潤色，發行單行本，紙張潔白，印刷精良，每本四角，預約二角，定九月內出書，愛閱者從早預訂，過期無折。成都新聞發行部啟

本報招登廣告價目

本報招登廣告以五十字爲限，每日取費二角，國貨廣告特別優待，長期面議

介紹醫士

中西醫士鄒正乾 寓北門玉泉街鄉若瓢街四十八號 專治白濁 疾五淋 下疳諸瘡 婦女痛經帶等症 限日全愈

鴻源柴炭莊

本記新設東門外大安街 批發各種柴炭乾燥 貨眞價實 價值廉便克己

四川省會警備司令部通告

凡在本市採訪新聞各報社投稿之訪員，統限期登報通告，俾之一週內自行向本部副官處交際股取訪員登記表式，詳細填註明白，呈由本部審核，發給訪員證書，以便通知各報社採登，所訪之稿若未領有訪員證書之訪稿，無論確否，應飭各報社一律不予登載，以示限制，此告。

本報啟事

本報編輯黃小秋，現已出省，茲特聘陸文華君爲本報外勤記者兼交際主任，以後並極力充實內容，博搜新事奇聞，以饗閱者。

小許 人材與國家

前幾天記者在「扶植與瓜分」一文，順便提到土耳其的復興，尚未說的十分明白，覺得還有幾句話哽哽在喉，現在再來補充幾句。

復興後的土耳其政府，對於國內的一切事業都是有整個的計劃，幾乎沒有一件設施，是超越過她的範圍以外，就以人材來說，也沒有過剩或缺乏的現象，因爲人材的需要與人材的製造是要受政府的限制，所以恰恰成爲正比例，比如政府計劃此在需要工科人材若干，然後再派遣若干學生分赴外國學習，學成後，即爲國家服務，同時須受政府的指揮，不得任意選擇，他的計劃是如何的嚴密，於此可見一般了，還會怕事業不能進步政治不上軌道嗎？

但是我們的中國呢，在國外學有專長的留學生回國後，如果沒有自身的特殊關係去作活動，不是閒散到所學非所用便是活該餓死；政府應辦的許多事業，不肯拿出來讓人材去辦，人材盡國家發展的責任也找不着機會去做，現在我們的政府還情願與洋大人的技術合作，不願意獎勵造成自己的人材，果然洋人要不同些嗎？

三指魔力談 振聲

三指，寫區區，苟未經心研究者，多不悉其具有特殊魔力，作者爰表而出之，然未可許爲研究所得也，近者舶來扶乩之術興，街頭巷尾，白叟黃童，莫不曉此，書賈投機，且製成爲圖，以之弋利，初出世時，每張索價四角，市民仍多購而試之者，考此種把戲，其法以三人之右手，各出一中指，輕按碟底，而離奇怪誕不可思議之扶乩把戲，遂現眼前，但苟爲二指，不足三數，則必不驗，此法作者曾試之，此外三指之力，豈亡指能含有神妙之作用耶，昔若和緩名醫，出其亡指下窮，罔不立奏奇功，有神醫之稱，是又三指之具有濟世功能，而爲人傳頌者，至若黃綠輩，略覽兵書，即矜矜然以大國手自命，三指殺人流毒所會，其禍更甚於洪水猛獸，此則指無殊槍彈矣，同是三指有善有不善，三指之魔力，詢不可思議矣。

成都俗語考 (老成都)

○社會新史○

（十五 油絞條）

油絞條，成都人口中，通稱油炸棍，其實，既非油絞條，亦非油炸棍，據說，原來是叫油灼檜的，爲什麼叫油灼檜呢，自然有事實爲證，秦檜是一個大大的奸臣，岳武穆是一個大大的忠臣，但是，岳武穆畢竟被秦檜害死了，因爲岳武穆被秦檜害死，便有許多的民衆，對秦檜表示厭惡，對岳武穆表示哀悼，不過，憑着什麼去咒罵秦檜呢，這，便是油灼檜了，將灰麵和好，做成一個秦檜的模樣兒，將油燒紅，將秦檜丟下鍋去，要他受下油鍋的酷刑，這，便是民衆對秦檜痛恨的表示了，也就是油炸檜的來源了，不過一變再變，便由油炸檜變成油炸棍，變成油絞條，在雅州一帶，既不作油絞條，亦不作油灼檜，雅州人口中，稱爲油粿，因雅話上說，閩人所稱油粿，吾鄉（指杭州）之油灼檜也，由此，便知道油粿，油灼檜，油炸棍，油絞條，都是一樣東西。

油絞條，大家都是看見過的，他是那麼長長地一根，黃色，油淋淋地，剛巧在鍋裡出來的又軟，又香，放一刻，便漸漸地硬化，有時候，放在米湯裏一煮，煮成像一根麻繩那麼一樣的灣灣曲曲，有時候，因爲回鍋的原因，卻又硬化得一碰便碎，成都人稱光棍曰油絞條，初聽去，這話似乎很神秘，其實，其所以稱光棍爲油絞條的原因，正就是油絞條像一根光棍，成都人口中的油絞條，既是光棍，而光棍亦稱寡棍帶，足下既爲寡棍帶，又非水了漏向，所以要稱水老官，不論是水老官，寡棍帶，光棍，油絞條，在上海，彷彿叫畢三，畢三者，……

既是油淋淋地，自然是拿不上手，就是許多大人先生，淑女小姐，也不屑去拿，成都話中，也有以「糊不上壁」，「拿不上手」的這些話以形容人，如其是下如油貨店裡的油絞條一樣的拿不上手，那麼，足下非油絞條而何，油絞條，油絞條，流行於下層社會，上等人，吃護雪的包子，荔枝巷的餃子，……自己也慢騰騰地，一步一步走上油絞條的階段了，油絞條同志吃麵，吃伸手牌吃灌腰牌，吃飯，吃響飯，吃趕飯，吃扁擔飯，臉皮不老，肚皮不飽，造成一個油絞條人物，也非苦修苦練不爲功，不然，便只有進乞丐收容所的一條大路，成都市上，油絞條是很多，別的多拿不上手，也糊不……

劍俠武術 長篇小說 飛俠十三娘 （一〇六） 羅英

兩人細細瞧了一會，無法可想，只得一個向東一個西，各在山的左右兩旁，撥草而尋，希冀得一羊腸小徑，冰娘尋了一遍，都是這樣，便與月娘一同尋去約走了幾百步陡見前面有一團亂草，周圍平畝餘，足足有三尺多高，月娘睜眼細看，正那裏蘇蘇而動，便回頭對冰娘道「我們須提防着，防有毒蛇，猛獸，」說聲未絕，草中忽有腥風，兩人急拔寶劍，在手，倒退幾步，突由一聲怒吼，陡有一隻似豹非豹，是虎非虎的怪獸，撲了一個空，翻轉身來，撲在月娘那邊，月娘雙足一頓一個騰身，已到冰娘背後，那獸又撲了一個空，回頭見兩人站在那裏，怒不可遏，一聳身又要撲上前去，突見雪亮的……獸就在地上一滾，又是一聲巨吼，回身直往山下逃去，兩人各擎出了寶劍，……逃，一躍數丈，將到山腳，忽被一個大樹林擋住，

小舞台

聊齋名劇 湘裙配

（介）這件事越想越惱（幫）罵賤輩全不害羞（幫）誰叫你出乖露醜，二叔叔未必收留，娘早死少了保護，一百歲總是女流，賤骨頭，斷得你自己點手，（幫）薄倖子小妙齡頭，（二旦哭）（正生介）小賤輩生性太糾，（正旦介）鬧得來無休可休，（正生介）嫁湘裙是我開口，（正旦介）爲阿小與此念頭，（正生介）你忍氣他人難受，（正旦介）阿叔叔又弄下流，蠢丫頭，姻緣前生配就，（正旦介）況不是狗合私偷，（小旦介）氣上來不許開口，（幫）話出唇又吞下喉，（幫）嘆而今風俗不厚，做女子就想到述，叔本得咬他兩口，怕叔叔臉上含羞，（大伯生介）把旗收，自然寬一步退後，（謊之）娘有話商籌，……

春熙南路

大中國理髮公司

裝修工竣 即行開幕

崇智女生會習社長期招生 報名處 中華書局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四道街六十七號心安舍 本社簡章存報名處

光明影院 獸世界 包廂四千四 男客座二千四 女客樓座二千四百 幼孩兵役從二千二百

智育影院 國歷九月五日至七日放映 聯華公司偉大出品 有聲對白歌劇影片 歌伶之女 下期接映特等有聲佳片 啼笑姻緣

小舞臺 湘君配

成都新聞

白濁靈驗丸 廣東華昌藥房出品 每瓶定價五角 專治初期淋濁．解便刺痛．滯塞不通．二期淋濁．糊塗．三期淋濁．夕出濃．五淋白濁．三日能止．七天斷根．成都總發行處 城守中東大街壽春藥房．春熙路西段健華藥房．總府街生生藥房

笑笑笑 姨太太外史眞正妙 滑稽嚇，牙笑掉． 描寫香艷細膩並不老 俏男女都可看．老幼都可瞧 成都社會黑幕盡道書有名 要買請早 每部特價四角 本報代售

韓朝宗

愛國歷史長篇小說

玉獅帶

版權所有 禁止轉載

第八回 避追緝直上單鳳嶺 迷路途悞入二龍莊

蔡老師在鮑府教書。怎麼會到這裡來莫非他不是徐明廣嗎。鮑奎龍道。管他是不是。我們接他上山來就是了。你哥子再盤問他一下。若是徐明廣。我一總將他打死。若是蔡端。我們仍然請他回到我家。教我妹妹的詩書。顏子章心想。李義現刻又未回山。眞象莫明。暫且接他上山。看情動靜。再見機行事罷了。便命小卒傳話請見。一面同鮑奎龍劉彪。步出大寨。望山下一看。見小卒牽着馬匹。蔡端跟隨在後。緩緩向寨門行來。鮑奎龍看見。就大吼一聲道。蔡師爺你來了麼。這一句猶如晴天一個霹靂。山谷回音響應起。聲音顯得更大。徐公吃了一驚。猛抬頭一望寨門上一排站着三人。氣宇軒昂。相貌超羣。顏子章披的白緞繡花英雄氅。內面龍袖箭袍。頭上軟侯雙翅公子巾。鮑奎龍是黑緞箭袍腰繫五色絲鸞大帶。頭戴武生巾。挨着鮑奎龍站着的劉彪。徐公倘不認識。見他身長八尺。濃眉闊口。穿的密扣戰衣。腰繫獅頭鸞帶。外罩五彩鶴披。頭上英雄絮巾。青鬆抹額。左耳斜插一朵得勝花。這這映着初昇日光。照着三人。更顯得英俊雄武。徐公暗暗喝彩急步上前。顏子章連忙拱手相迎。一同進了大寨。到了白虎堂前。行禮落坐。顏子章指着劉彪。對徐公言道。這位就是此間寨主。名叫劉彪。又指着徐公道。這是奎龍請的西賓名叫蔡端。徐公忙向劉彪道。久聞大名。無緣識荊。今幸相逢快慰生平。兩人正在寒暄忽見嘍囉飛步進寨驚慌稟報。說嶺下來了一枝人馬。沿山安營。不知何故。特稟侯爺同寨主定奪。顏子章聞報一驚。兩眼不住的打量徐公。徐公早已明白。坐着神色自若。毫不介意。顏子章使使個眼色。把劉鮑二人。瞞在堂下。如此這般。說了一翻。鮑奎龍聽得。早已暴跳如雷大叫道。這還了得。說能。飛步進房。去取虎尾鋼鞭。顏子章看見大驚。深恐[illegible]足前步。趕上前去。擋着鮑奎龍道。[illegible]凡事必須三思而行。鮑奎龍急得頓足[illegible]都殺到嶺下來了。還不去抵敵。難道等[illegible]。這才明白他取鞭的意思。不是去打蔡師爺。心才放下道。就是要去抵敵。我們也得商籌萬全之策。豈能如你這的冒昧從事嗎。鮑奎龍聽說便把鋼鞭放下。說道。既然要用計。那嗎就快點用能。顏子章這才回身。向徐公道。蔡師爺請你暫到後面歇息。我們少時再來奉陪領教。一面吩咐廚房預備酒菜。與蔡師爺接風洗塵說罷。即命小卒引路。對徐公道。就請師爺請便。徐公這時。也看出顏子章。疑心自己的情形。也不好說出來歷。自己又因爲。受一夜危險驚恐。已經感覺疲倦。也正想休息一陣。只得跟隨從人。往後面去了。顏子章這時。才對劉彪。鮑奎龍說道。此人定是新任節度使徐明廣。你們二人。看出破綻莫有。劉彪道。他代了兵馬來的。何用猜疑。自然是他了。鮑奎龍跳起來道。他要眞我們爲難。我就看不起他。顏子章道我疑的不是這樣。就是他騎的那一匹馬。二人齊聲說道。大哥怎以疑在馬身上去了。顏子章道。你們都莫。看出來。這馬是匹寶馬就是那副鞍蹬。也不是尋常人家有的。他不是徐明廣是誰。二人道着。着。不錯。不錯。顏子章道。至於人馬。還不知道。是不是他調來的。若是細想起來。又覺得有點不像。二人問道。這又是何原故。顏子章道。你們有所不知。他貼的紅告。是八月二十四日接印。一省的藩鎮。接印後有若干的事情。接敬謁各案發見屬員。清理各庫。閱兵看操件件均關緊要。又怎夠。在這三兩天內。就出衙來。訪查的道理。總之此時。要他走。將他羈縻在這裡。也不與他會面。且等李義回來不自然明白。你二人即速下嶺。問明是那裏來的人馬。問明白了。我們再見機行事。三人商議已畢。劉彪同着鮑奎龍。結束停當。代了幾十名壯丁。衝下嶺來。見山下不過二三百人。並無旗幟。正在山腳紮營。二人那把這些隊伍。放在心上。就大吼一聲衝殺下嶺來了。 未完

遺言

[illegible]子三女二，男婚女嫁均已成人，敝友生前曾營投機事業，屢遭虧折，以致遺下欠債款石萬餘金，傾家變賣不足抵償，尚餘之債款，如債主提追追究時，該子女五人，是否同應負擔償還之責任，專此奉函敬詢，請示知爲禱。（鈞賢）

（答）林君子女，可於繼承開始三個月內，開具遺產清冊，呈報法院，並聲請限定以繼承所得之遺產，償還被繼承人之債務，或依法拋棄繼承權，否則、其子女應負連帶償還之責，

易順鼎之軼聞（續）

龍陽才子

僧王爺便在山東打賊升了天，到了光緒二十八年，易順鼎放廣西右江道謝恩那一天，軍機大臣中堂榮祿，還對着慈禧太后奏道，易順鼎是個神童，係僧格林沁救出的，嗚呼，這便是嗚呼易順鼎之五歲了，

易順鼎之七生

話說易順鼎的父親函樓先生，在咸豐初年作秀才時，有個朋友叫何仙俠，他會扶乩，降乩的是呂祖，却不談休咎， 未完

宦寶監中 一女共產黨

被人恐嚇求愛 其中大有原由

（時聞社宜賓九月四日特約通信）縣屬白花場鄧關筠，前曾肄業重慶某女校，粗通文理，貌僅中姿，及笄未嫁，近以舍有共黨色彩，被逮入獄月餘，殊有署名郭子卿者，迭次寄給伊白話戀愛信三封，關筠均置之不理，最後一封，則要挾與恐嚇並至除極表欽羨愛情外，並謂如能允許要求，則馬上可使你出獄，否則恐將解軍部槍決，并限跟即回覆，關筠處此生死關頭，左右爲難之際，偶觸心機，自念原未加入任何黨派，突遭此案，恐係子卿搗鬼，別有意圖，乃寄信函檢舉縣團委會，請主張公道，以釋冤抑云。

新新劇預約 只有十天了 定價四角預約減半 本報發行部啟

怪病 黑蟲吃人

瀘縣訊縣屬興仁鄉，羅漢塲鄉下，有張某之媳，於最近得一怪病，頭部有無數黑蟲在內吸其腦髓，旁人能聽其吃聲，該婦疼痛難忍，乃以鴉片服吐自盡 死後復棺之時，其姪女從棺旁經過，口未閉合，忽一黑蟲飛入口中，當即咳吐，竟未吐出，現此女病勢，亦如婦狀，現正極力設法調治，好否尚未可知，如此怪病，眞可爲醫家研究之材料也云，

兒皇帝 禁止佐佑

本報哈爾濱電，據六日官塲報告，上星期黑龍江有外籍教士一人（國籍與姓氏尚未宣布，大約係丹麥人），爲滿洲國當局所拘捕，該教士係萃泉教會中學校長，因校中仍用官塲所禁用之佐佑日歷科書，故官塲於本月三十一日將校長逮捕

日定毒策三條 即欲滅我東北

本報北平電，日方現對於控制東北，施行三種新政策，一、各學校一概要教日文，二、僞國官吏盡量用日人，三、僞軍警如有缺，即以日人遞補，其權應爲日領掌握。（全）

姨太太外史續集

一五〇續

見一般同學，正在練習音樂，金英忙上前問道，你們辦的音樂會，究竟如何進行，

何君馥停住手問道，你怎麼也知道了我們辦的音樂會？是爲劉小玉教授籌款，凡是音樂科的同學，都應上台獻技，以成義學，你也佔一個節目，可以奏一場梵亞鈴，奏甚麼曲，你告訴我」金英笑道，「你把這支漁家樂曲譜，讓給我演奏好了」

何君馥見她不加思索，張口說出漁家樂，便笑着道，「密斯金請你原諒，這漁家樂是劉先生生平得意作品，也是這次會裡的精華，尤其含有紀念劉先生的重大意義，故我已分爲內幕，第一幕是擅場中樂的同學，用琵琶，二胡，笛子，洞簫，合奏一場 第二幕由我和這位同學，用梵亞鈴，披亞娜西樂合奏，」金英不樂意道，「不行，」